

南宋探花许必胜何方人士?

■ 史海钩沉

许卫

睡起日满窗，苍蝇黄蜂如沸江。

莫言闲人得睡足，梦到封侯亦劳碌。

隔壁棋客时落子，功名事业此中已。

巫山洛水香成阵，天上晓云为翠鬋。

这首杂言诗《睡起》，出自南宋诗人许必胜。

许必胜现存的17首诗，最早见于清人吴定璋所辑《七十二峰足徵集》。

《光绪金坛县志》卷八“进士”载：“许必胜，字希文，焘从子，官知巢县，终知无为军，今其系居儒村。”儒村，即今金坛儒林镇。儒林与宜兴交界，皆操吴语，方言相近，儒的发音念作徐。故镇江志所言许氏之徐村，实乃方言之误。那么，许氏是如何定居儒村的呢？

《儒林前巷许氏宗谱》有一篇明洪武三年(1370)，开国元勋刘基(字伯温)所作《儒林许氏一世始迁祖晟公传》，其中说道：“许晟，字彦有，许浑(字用晦)之五世孙，萃公次子而焘公之母弟也。”原来，许焘、许晟乃晚唐诗人许浑的后人。许浑生于丹阳北陵，晚年定居镇江丁卯桥，许晟祖居的丁卯桥是南来北往的要道，“高宗南渡，兵马如织。公惧，遂偕焘公迁金沙之东里，是为儒林。后焘公复徙句曲，公独留弗去。”可见，许晟、许焘就是儒林许氏的始迁祖。

《许氏宗谱》记载，许晟生三子：虞卿、商卿、周卿；许虞卿，字舜元，排行三五，生二子必胜、必明；许必胜，字希文，排行达八。因此可以确定，许晟、许虞卿、许必胜是祖孙三代，《至顺镇江志》对三人关系的描述有误。

两宋之际，战乱频仍，中原沦陷后，大批北人避居江南，流离失所的士子无法回原籍参加科举。金兵把战火烧过了长江，宋将韩世忠与金兀术部鏖战镇江，金兵以火攻突围北还。经此一役，镇江府学遭到严重破坏，人心惶惶。许晟家族正是为避战祸而南迁金坛，他们所居地儒林临近武进，武进又属常州，因此许氏由武进往常州参加流寓试顺理成章。同样的例子还有常州志所载，绍兴五年(1135)武进籍进士姚虞卿，其实是位地地道道的金坛人，姚虞卿是金坛乡贤姚辟的侄子，姚辟，字子张，皇祐元年(1049)进士，北宋散文家，与欧阳修、王安石、苏洵交游，金坛城内姚家巷乃姚氏后裔聚集地。

金坛《许氏宗谱》记载，许必胜“弱冠登进士”，古代男子至20

岁行冠礼，以示成年，但体犹未壮，故称“弱”。20岁中进士，是出类拔萃的才俊，不乏先例，比如唐代的娄师德、宋璟，北宋的韩琦，都位及宰相。许必胜年少得志，仕途却不理想，《金坛县志》说他：“官知巢县，终知无为军。”《许氏宗谱》说他：“初知无为军，改巢县令。”宋代为约束武将，以文官治理地方政务与军队，知军即知军州事，也就是知州、知府，领五品衔，而知县只有七品，许必胜初涉仕途，不可能先授五品，又无端降为七品。《至顺镇江志》说他：“终知无为军巢县。”南宋的无为军，相当于一个州府，辖巢县、无为、庐江三县。所以，“知无为军巢县”的正解就是，知(无为军下辖的)巢县。再查巢县志，果有必胜之名，而无为志不录，可见镇江志最实。另有武进志又言必胜官至显谟阁

待制，不知从何而论也。

绍兴十五年(1145)，许晟、许必胜祖孙同榜进士，传为佳话。明初，刘伯温所作许晟传，再次点明许氏祖孙三代皆为进士。明季，崇祯十年(1637)进士、金坛人张明弼的《必胜公像赞》曰：“兰台硕望，阆苑仙才，标雏凤于英年，追踪北海，绍青箱于祖武，并拔南官，当时咸谓之，圣童奕世，共钦为人瑞。”雏凤、圣童即喻弱冠中进士的许必胜，“绍青箱于祖武，并拔南官”，赞美许氏书香世家，而且祖孙同榜及第。

综而论之，许必胜家族的籍贯，是金坛，不仅有宗谱的清晰脉络体现，还有镇江府志、金坛县志的力证，另有历代文人的诗文佐证。因此，毫无疑问，南宋探花许必胜就是金坛人！



春到漕河畔

于志强 摄

春的第二场雨

王群

江南的春天有两场雨

一场是水的疏落和连绵

有时，我们叫做澍

有时也可以称之为霖

一场是花落

是我们说好一起弹奏的梅花三弄

还有你会吹起的杏花天影

在两场雨的交织里

有一夜的随风潜入

也有一夜的花落知多少

不是春雨伤了杜鹃吧

是春的第二场雨

触碰了潮湿的忘却

五律·游花谷奇缘记

强爱俊

野兴追时令，春游别样天。

竹风无俗梦，花谷有奇缘。

翠涨宜看岫，冰融好听泉。

芳枝摇左右，咫尺更婵娟。

崇寿观

■ 人文金坛

许菊兰

登茅山，茅山第一观就是金牛岭上的崇寿观，而崇寿观的签也素有茅山第一灵签之美称。

修复后的崇寿观，在茅山南麓环山公路，雾霭笼罩山林，山峦峰连，山色青翠清新，如入仙境一般。山涧溪水清幽，潺潺流淌，远远看见红墙黛瓦、飞檐斗拱的崇寿观显得淡雅，道观的东墙阴阳八卦图洒落出清丽，仿佛是一副笔墨清爽、疏密有致的山水画卷缓缓舒展。

这里曾是陶弘景归隐的地方，是道教文化的发祥地。山门上方“崇寿观”，苍劲有力，挥毫洒脱，它是由中国道教协会会长任法融题写。

跨进山门，进入灵王殿，殿内清净，迎面是道教护法神王灵

官，在王灵官的左右两边供奉朱雀青龙白虎玄武四位方位神。灵官殿的东方有一龙池，也是放生池。龙池中有蛟螭，名曰龙子。四足五爪，背黑腹丹，龙头鱼尾，任人掬饮。迂回龙池，拾阶而上是鎏金大字“洞天府”，原来是镇山神牛殿，整个殿堂中，一尊金光闪闪的铜牛俯卧在太上老君脚下。

早在1000多年前的唐代《吴地记》上就有关于“金牛洞”的民间故事。“金牛”故事发生在4000多年前的禹称帝时代。相传“西汉时咸阳人茅盈、茅固、茅衷兄弟三人，渡江来到茅山修道得仙，乘鹤飞去，当地百姓立庙祭祀，茅山因三茅兄弟而得名”的故事，发生在2200年汉高

祖刘邦的西汉时代，相比之下，“金牛”故事早了1800多年，可以堪称“茅山圣地文化”的源头。

太元宝殿，规格最高，供奉茅山开山始祖三茅真君。此殿面宽大，是崇寿观主体仿古建筑，也是该道观倒是早晚诵经及日常举行各种道教活动之所。殿内宽阔开朗，宫灯高悬，钟鼓警鼎周全，幡帷掩映，日夜香烟萦绕，灯火通明，正中供奉的是三茅真君，茅盈居中，怀抱如意，正襟危坐，茅固手拿扇子、茅衷手执拂尘。金光闪烁，瑞气耀人，显得格外萧穆安详而慈悲。

历史上皮日休、韩愈、李商隐、顾况、范仲淹、王安石、于谦、汤显祖、康有为等文人雅士都曾到这里留下过足迹。

你的笑容

■ 岁月悠悠

谢丽霞

的母亲看到我，噗嗤一声笑了。从来都是坐在一旁的藤椅上，默不作声的父亲，抬起了头，看到了我和我头上的花，那满是皱纹的脸渐渐展开，露出了微笑。是的，那是父亲的笑容。

父亲自去年车祸后，整个人就变了。原来满头的黑发在一年之间成了花白，以前走路昂首挺胸做事如风，现在行动迟缓，曾经那么爱说爱笑的他，现在总是沉默不语，甚至是愁苦着脸。因为不再干体力活，没有体能消耗，所以吃不下饭，每天一点点的食量，使得身材高大的父亲逐渐消瘦，所以我和先生每个周末

都尽量回家，人多热闹，吃饭也可以香一些。那个曾经疼我爱我，永远都是把我当作小女孩的父亲，像孩子一样，你带他到哪里，他就到哪里，不吵不闹，听话得让我揪心不已。

可是这一刻，因为春天的一朵黄花戴在我的头上，父亲有了笑容，那些皱纹有了曲线，有了舒展，像春天绽放的花朵，那么美，那么好。就像一缕春风，迎面而来，通过我的眼睛，钻进我的心里，那颗一直紧紧纠缠自我折磨着的心，在瞬间被解绑被放松被融化，化成一股又一股温暖的水，模糊了我的视线。

到家，扎着围裙在厨房忙碌